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长沙小景（组诗）

王行水

圭塘河街

一口塘要流成河
须流经多少岁月
一条河要流成街
须淌尽多少风浪
圭塘河缓缓流着
从远古和传说中流出
从蛮荒和神秘中流出
从曲折和觉醒中流出
渐渐回归到清纯
回归到只此青绿
既享宁静的田园风光
又披都市的霓裳羽衣
背着手踱着方步
一步步三摇直走入
湘版的清明上河图
看桥边古树溪畔芦苇
古树参天高聳入云
芦苇大片大片抽穗
漫说茶，圭塘河街
雄心纵横八百里洞庭

芙蓉广场

拉小提琴的少女
发丝飘成飞瀑
飘成悠扬的五线谱
在夕阳余晖中激荡
芙蓉园看芙蓉广场
要想看出全貌

也许得爬上高楼
像天边的云彩
扯来日月的亮眼
踱着方步地俯瞰
一位陌生的老者
老到几与我同龄
抢先遥控出无人机
在半空中盘旋
制高点占了几圈
大地上的绿植疯长
都想追逐春天
谁能挽留穿夹克的温度
棕榈树努力从背景
走到抢眼的前台
彩排入夜广场舞



春水（中国画） 吴志立

力？月色撩人，我在鸟鸣里听出古老情愫，听出终生不渝。曙色澄明，我在鸟鸣里听出雨露葳蕤，百草生长。世界多么美好！这两点一般密切的鸟语遮掩了繁复的杂音，树叶径自低吟，清风和唱，万物散发出耀眼的光，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

屋前的草地上，落下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它们从我眼前一箭飞过，在远处的草上稍作停留，觅食或者戏耍，目光敏锐，只要看到我的注视，立即展翅带着尖锐的呼啸消失在树林里。与我坦然相处的，是窗台上谈论家常的麻雀，在电线上多情呢喃的燕子。它们带着去年的记忆，每天飞来飞去，一路洒落它们的语言或者歌唱。它们也许怕我，却从来不会恨我。它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是我平和生活的一部分。逃避或者亲近，无视或者远望，我们之间这样的时光永不结束。

“伐木丁丁，鸟鸣嚶嚶。”“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鸟鸣穿过《诗经》沉重的竹简，飞越唐诗宋词泛黄的纸页，停留在新生的每一片叶尖上。在月色里滚动的鸟鸣，在离愁别绪里啾啾的鸟鸣，在红花绿叶间闪亮的百啭千声，滔滔不绝，像造物主向着这个世界抛撒一把又一把珍珠。我穿行在鸟鸣的山谷里，抖动身体，每一根汗毛都长成一棵小树，每一棵树上都落满鸟儿。我听到了鸟儿们鼓掌喝彩的声音，听到它们对大地的赞美和深情吟咏，听到了种种声音与大地激烈的碰撞。

英国作家爱德华·格雷在《鸟的魅力》附录一《享受自然》中写道：“如果人们具有能从大自然中汲取快乐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会从大自然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快乐。”我是否具有这个能

网事纷繁

龙文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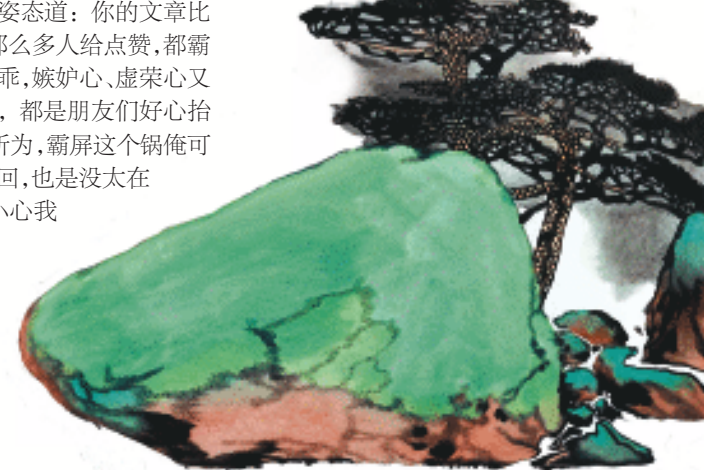
点不高兴。可事已至此，时过境迁，没法挽回。心想，且莫纠结，下回他也可以理直气壮不给我点赞就是，礼尚往来，两下扯平了，互不亏欠。当然，各自便省却了刷屏式的回复和应酬式的答谢。

实话说，这事儿吧还真有点矛盾，你说，好心好意建个群，设若没点儿热闹气氛，又觉得过于冷清，一些爱热闹的主，待在群里难免又觉得没趣；过于热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通乱点赞，又好像有点什么来着？不好说，也说不清。

网事纷繁，你来我往，天南海北，风起云涌。世间安得双全法，你跳你的广场舞，我打我的太极拳，醉眼看世界，事事皆温柔。

常听人说起，人老了，宜清静，避嚣尘，做减法，与独处相安，与万事言和，“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吾深以为然。

嗟夫！网络这玩意，玩也好，不玩也要，惟愿网上诸君，且玩且珍惜。



喳喳，无比热烈地讨论着这音乐的盛典……从天空到树林深处，每一个角落都充盈着鸟鸣，拥挤的鸟鸣，密密匝匝的鸟鸣，呼啸的鸟鸣。

而我，顶着骤雨一般的鸟鸣，在大地上走来走去，仰起头，倾听着天上人间的欢歌，忍不住抬头仰望上苍。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一轮旭日跃出高山，闪烁的金光随着鸟鸣摇曳、颤抖，生命之舞刹那间遍洒大地。

每天听着万千鸟儿鸣唱，我却看不到它们。在浓密的樟树叶丛里，我听到翅膀扑动。沉郁的树叶香灌进我的五脏六腑，在我迷醉的瞬间，那只长尾鸟儿倏忽钻出叶丛，飞往对面高大的玉兰树。初夏的玉兰树，结满纺锤似的花蕾。那只鸟，就在玉兰花蕾中，放开嗓门唱起来：“嚯，家家家……”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

我童年时代的夜晚，一路随意地唱过来，径直到达我的中年，遥指虚位以待的暮年。

晨曦初露，万物在鸟鸣声中睁开了惺忪的眼。在新鲜蓬勃的曙光里，仿佛有一支魔法棒轻轻一挥，整个世界便陷入鸟儿的纵情歌唱。一只鸟拖长调子，优雅地发声：“我爱，我爱……”它是身着长裾，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下的女高音。另一只，声音纤细、柔弱，仿佛撒娇的邻家小妹不断地应答：“是，是……”一只体态修长的黑色鸟，站在屋顶或高高的树梢，清脆水亮地大声鸣唱：“春水，贵，春水，贵……”麻雀，鸟类中最卑微的一族，毫无反顾地蹦跳着，叽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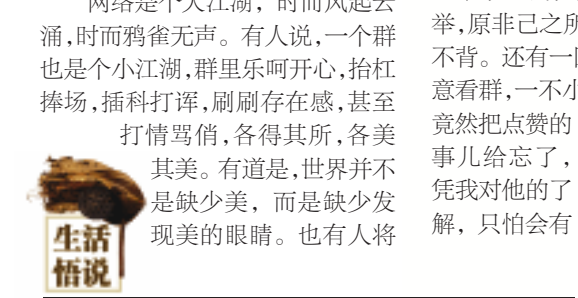


群视作友情互动或学习交流的平台，这当然好，质朴、纯粹、天真。

只不过有时候也难免尴尬，我在“发转局”有位同事，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在群里转发祝福或图片之类，并同样也私微转给了我。记得头一次我回复了两个字：同乐！外带抱拳和一捧鲜花；第二次好像是祝国庆节安康的内容，一方邮票大小的图片，图文并茂，造型精美，我给回过去谢谢两个字，外加两个抱拳和一杯“咖啡”。每次都是他主动发过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贺，确实很暖心。

没成想过一会就受到了质疑，说每次给你发信息都只回个表情，感觉有点简单应付的味道，是习惯吗？我好无语。难不成我也照葫芦画瓢给你复制粘贴一通图片文案，就不简单，就情深似海了？我有个“野鹿传媒大学”的同学对点赞之类好像特别在乎，你给他点个赞，迟了还不高兴，不领情，群里有人给他点赞，我脑笨手拙，稍迟了一步。很快，私微来了：你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凑什么热闹咯？哎，这哥们，咋不计我素素千般“好”，却偏计我今日一时“疏”呢？我只好回应称，不好意思，想老朽眼花手慢，点赞延误，万望见谅！这位仁兄故作姿态道：你的文章比我写得好啊，那么多人给点赞，都霸屏了。我的乖侄，嫉妒心、虚荣心又上来了。我说，都是朋友们好心抬举，原非己之所为，霸屏这个锅俺可不背。还有一回，也是没太在意看群，一不小心我心

竟然把点赞的事儿给忘了，凭我对他的了解，只怕会有网络是个大江湖，时而风起云涌，时而鸦雀无声。有人说，一个群也是个小江湖，群里乐呵开心，抬杠捧场，插科打诨，刷刷存在感，甚至打情骂俏，各得其所，各美其美。有道是，世界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也有人将



老吴和我一样，都是镇上的“外来户”，只不过是来的时间不同而已。

我们这小镇人口不多，相当多一部分是外村或是外乡镇来买地建房的，我们属于来得最早的那一批，住的时间一长，就以老街坊自居，多多少少有点优越感。小镇不算富有，但是很有人情味，是那种小户人家的温暖与安宁，不排除外，有什么事也能相互帮助。早些年一个演杂技的外省草台班子，因下雨困在镇上上，可以说是弹尽粮绝，连饭也吃不上，镇上的居民送米送菜，后来天气好转，又都买票去捧了个场，颇有古道热肠。近年来毗邻乡镇迁居街上的人不少，但很快就融入一体，除了乡音大不相同，其他并无二致，也算是一道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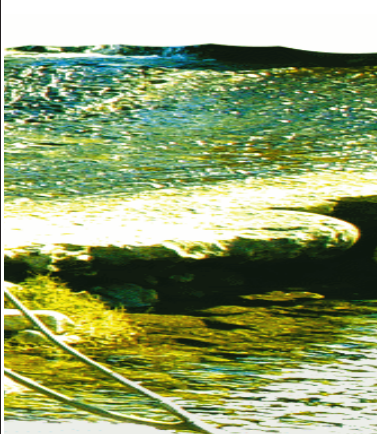
老吴他们是近年来搬过来的，在新街上买了地皮建房，儿子儿媳都在外务工，两口子带着孙子过日子。他们的老家在一个山冲里，那个地名颇有些名气，主要是出美女，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后面两句我就不说了，地名也美，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不少妹子嫁到我们这边。

两口子闲不住，住到镇上不久就承包了部分街区的卫生清扫，他们很珍惜这份其实很辛苦的工作，所负责的街区经常是干干净净，即便是路过这里，看到地上有垃圾他们也会弯腰捡拾

突然在初春薄薄的月光里惊醒。

窗外长着一棵桂花树。月光穿透浓密的枝叶，洒落在窗帘上。我还没有彻底醒过来。寂静的乡村之夜正在将要苏醒的时分，第一声鸟鸣突然焰火般冲向夜空，绚丽绽放。第二声鸟鸣紧接而来，声调略低，似乎有些焦急，又像在呼唤谁，在寻觅些什么。鸟鸣一声接一声，在隐约的夜色里弹跳、滚动，一声比一声低沉，仿佛在渐渐耗尽气力，直至消散殆尽。待大地回归寂静，鸟鸣又起，像锐利的光焰切开夜色，奔赴万籁俱寂的山村。

月光在窗帘上跳跃，鸟鸣在月光里起伏，这光与影，光与声，将寂静的程度加深。我看不到这只鸟，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桂桂，到……”它从



梵高与罗纳河上的星夜（外二章）

田瑛

麦田群鸦

路，是生命的象征。它出入麦田，却又受限于麦田，更无端地消逝于我们的视线之外。

路边的绿草，恰似一双渴望的眼睛，在麦浪中熊熊燃烧。风是飘忽不定的，思想般纠结着麦穗的头顶。

我们的视线随之移动，一条天际线横空而来。蓝色呼啸着，搬出陡峭而辽阔的天空。

一群乌鸦盘旋，偶尔抛下一粒鸟鸣。

一条没有出口的路，如死亡。暗示着画家是自己的囚徒，也是自己的解脱者。

他的情绪，释然于此，也终结于此。

树根

它，如狂野的生命，热烈地扎进土地，依然难逃暴风雨的撕裂。

那条曾被它写活的路，开始倾斜与扭曲。

我置身画家的视野，所有生长的树木，生命已经爬上自己的断头台。

我的意象蜷缩于此，且肆意扩张。

我看见他的生命，已然失去了独属于自己的天空，却又吻合了一百多年后，他画下的这幅画，杜比尼大街的树木静立，依然生长，挺拔且越来越高大。

他的顽强生命力，恰似画里绿色的树叶，缠绕着时光，像细长的飘带，随风奔跑与呐喊。

我以全新的视角切入，隐约中看见生命的绝望之书，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大风起，云飞扬，风沙漫卷……



比个心，在一起

龙婧婧

一直以烈士公园只是周末遛娃的好去处，不曾想到它会成为我一段时期每天最为惦记的去处。因集中工作需要，每天的午后和傍晚是我们放风的时间，附近的烈士公园自然是最佳选择。

午后片刻，一群人结伴而行，从南门入园。阳光有点炽热，女生们怕晒，就在小树林里散步。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散落在地上如碎金般点点闪耀。抬望眼，树叶颜色随阳光而变，深深、浅浅，美妙的光影林荫。轻闭眼，眼睛慢慢地有些温热，一片光亮在眼前。睁开眼，视野变得宽阔明亮，远处的云、楼顶也渐次清晰。麻木紧张的眼睛终于有些许放松，我为熬红双眼的担心稍稍平复了点。

爽朗的笑声惊起一阵飞鸟，我快步跟上队伍，不忍错过有趣的故事。力戴着眼镜，一脸严肃，常常一本正经讲着奇人轶事或评论时事，却总是不经意地给大家带来欢笑。“原来你是个脱口秀达人啊！”大家恍然大悟。谁又能想象，工作中的她被称为“铁娘子”，娇小身体蕴藏巨大能量，长期辗转各地开展集中性工作，她自诩道，“唯有说笑，方能解忧”。这种乐观豁达最能感染人。

午后时间有限，绕小树林一圈不过一刻钟，傍晚时分才够充裕。平、辉也喜欢运动，有时我们几个下班后直奔烈士公园，沿湖一跑。太阳渐渐西移，拉长的影子在公园小路上慢慢动起来。银杏叶悠悠飘落在路上、脚下，小小扇形传递秋的信号。跑到东门附近，两边粗壮的大树向四周伸展，依然郁郁葱葱，让人恍然间产生错觉，这是穿越到了夏天吗？我向湖对岸看去，一道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好似“半江瑟瑟半江红”，那树笔挺、抖擞，闪闪发光。天色渐渐暗下去，跑到东南角时，路灯忽地亮了。华灯初上，小路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有穿行公园的上班族，有准备离去的游客，有和我们一样的跑步者，还有一些早到的散步人。突然，眼前一亮，那张灯的风雨桥像一条蜿蜒的长龙俯卧在湖面，耀眼夺目。

不知不觉，我们就跑完一圈。辉也没想到自己会坚持下来，平感慨道，“一起跑不累”。此刻，我顿觉神清气爽，久坐伏案僵硬的筋骨变得舒活，昏沉的脑袋变得轻松，懈怠的精神变得振奋。是啊，跑步其实是单调的运动，一圈一圈绕、一步一步动，倘若只是一个人跑，那就只是跑步。而倘若一路有美景、有好友相伴，那跑步就有了灵魂，我们不时地为美景共情，不时地吐吐槽，不时地督促鼓励，哪怕是啥都不说，默默跑步，只因有同伴在旁，再难处也会坚持下去。一起跑步有神效，一起工作亦如是。

我们停下脚步，慢慢走向驻地。热情的队友们早已帮我们预留好饭菜，暖心暖胃。

80多天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去烈士公园转转，哪怕下雨，都要撑伞前行，好似工作的必经环节。我们的头儿最喜欢散步。散步时的他像个和蔼的老大哥，唠唠家常，有说有笑，与工作状态的不苟言笑判若两人。我们一起聊过社会新闻、家庭成长还有工作进展，甚至在散步聊天时灵光闪现，产生不少工作新思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心上时时惦记着工作！

一天晚上，头儿有点沉闷，许久才问我何力，“你们觉得我很苛刻吗？”我俩面面相觑，摸不着头脑，力快人快语道，“有那么一点，要求太高、标准太高”。头儿轻轻地“噢”了一声。原来，前几天他因工作原因批评了一同事，事后回想又觉得过于严厉，毕竟努力了、尽力了，不该伤人心。头儿背着手，自顾自地说往前走。我们俩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头儿的背似乎更弯了些。

后来，头儿在小组微信群中发了一段话：“我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相聚相处与奋战工作的不当之处，恳请原谅和忘了。我在春夏等您，在秋冬念您。”字字真诚，读后让人鼻头一酸。

80多天，过得很慢又似乎过得很快，我们走遍公园的角角落落，欣赏湖面朦胧与明丽的不同景象，见证银杏叶从绿变黄、从黄长出嫩芽。

临别之际的合影留念，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去烈士公园。午后晴好，云淡风轻，我们择定湖心桥，大家依次倚桥站立，从低到高，嘴角上扬、右手比心，公园美景和我们的美好一同定格。

不说再见，比个心，在一起！